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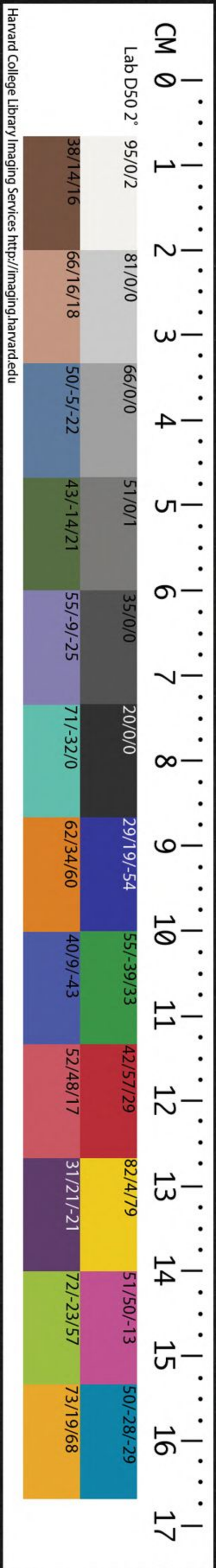
22

T955/1321(22)

四書大全辨

七  
論語  
七

紅印



四庫全書

通志卷之七

此為文定聖人傳已錄入之書及未錄

卷之七

此為文定聖人傳已錄入之書及未錄

此為文定聖人傳已錄入之書及未錄

此為文定聖人傳已錄入之書及未錄

此為文定聖人傳已錄入之書及未錄

此為文定聖人傳已錄入之書及未錄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

貌行事之實

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魋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

正義云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

好去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麻

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  
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  
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  
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  
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  
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新安陳氏曰  
此以下推廣  
餘意

### 不可不知也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  
商賢大夫  
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  
止能述而已  
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  
得位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子  
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  
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  
新安陳氏曰諸家多於述作二字著意忽  
略信而好古一句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  
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  
不如丘之好學常人所以不知好古不能  
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  
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不  
敢自我作古也

聖人得位未  
必無制作不  
可如此懸揣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精義

或曰。唐杜道堅老子注云。老子五千文。引  
用墳典古語為多。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  
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  
言。皆是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  
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宋  
羅從彥云。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  
世之辭。而其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  
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蓋荒遠深妙。而  
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表裏。按此皆證老  
彭即老子。○朱子答汪尚書云。竊比老彭。  
其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  
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  
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  
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  
按朱子集註。不敢直實老彭為老子。而此  
段證據甚明。亦取杜道堅之義。

默識只是天  
理未嘗少息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

於我哉

識音志  
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

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

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

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謙而又謙之  
說無謂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三者雖非

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

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  
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  
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  
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

說到不息便  
見得此三者  
亦是聖人極  
至處

四句平看米  
子語類云若  
著實做工夫  
便一句自是  
一句

不遷善改過  
便不謂之修  
德

無間斷方能如此。○問何有於我。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

中洲金氏曰。默字當從集註後說。默識是忘言工夫。學誨皆謹根。默識說來合爲己爲人。皆不涉口耳。無少間斷。分明與天地同體用。夫子所以不敢自信。故曰何有於我。若不根默識。則爲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謂云爾。此處又說何有。豈不自相矛盾。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覓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勉齋黃氏曰。修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

問先知德不可不修。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上蔡謝氏曰。修德是本。修德恰似說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益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

嘉善陳氏曰。學者入德之功。講者防修之誤。不過與同志之人。質正辯明而已。故居修德。徙義改過之間。皆是自己身上事。未

及淑人。故曰是吾憂也。若及門衆盛，乃朋來內事，非講學本意。朋來固樂，假令不來，聽之而已。豈得與墮修怙過同憂。或曰：憂字即曾子三省省字，非不能而後憂。總見四者皆切己工夫。當時時兢惕處，鐵樵武氏曰：易曰：君子進德修業，以及時。又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只此四事與一生相終始。自壯至耄，無一刻可以自寬。憂字說得甚深。吾字說得甚重。須想：出聖人兢業無息處。芑山張氏曰：朱子語類云：此四句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修德之目。愚按：要修德，故講學一句說理。分曉。學者合小註語類觀之，可也。○非懸空。憂不修不講不徙不改，乃是。要修。要講。當徙。當改。者工夫無頃刻可放懈，則終身憂之矣。須知聖人惟日孳孳，實有可憂，不必回護。憂字貼四不字，要緊切。有黽勉不

違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

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

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

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

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

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或曰：釋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曰申禮長者，欠申蓋自強不息之意。天木

天天即在申  
 丙內形容不  
 盡分容色恐  
 未然  
 著陟略反作  
 著非下同

少盛也詩桃之天天書厥草惟夭謂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長大也夫子不言而四時之氣備申申若秋天天若春太和元氣舉體皆是近而可親去而令人思非盛德容貌不能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或曰燕居凡隨地獨處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不必擬定家居申申天天便是居不容也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的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與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無下手

復扶又反下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裁整肅則自和樂

紫峯陳氏曰申申天天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圈外芭山張氏曰凡人燕居怠肆者多未有太嚴厲者此恒情也程註必大嚴厲句稍泥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

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

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

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

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

聖人血氣有衰志慮豈有衰乎即行道之衰亦不在志慮也



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楊慈湖讀法與朱子別吾衰也久矣句絕不復夢見周公句絕或又云甚矣點吾衰也久矣點行道豈非合做底事想是畢竟臆度孔子夢中事後人何由知之亦曰想當然耳

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邪○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不是孔子衰只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入

九十歲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問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芒山張氏曰衰字就聖人氣數上見之若論聖人孳孳行道之意與天地萬物相通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豈有身老則衰之理志慮衰一句程子稍說得粗○不知老之將至純亦不已聖人自有不衰處如朱子小註所云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又不見聖人與天合德處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弁字不宐忽人道皆自知始

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志道不是。只是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志於道者。正是志於此也。

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岐字。皆自路言。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后志有定向也。

卓菴張氏曰。陸象山云。民之道。繫乎上之教。士之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愚按。孔子言志道。自兼學在內。然不言學。則無以起其志。集註但說志字。便教人無下手處。

**據於德**  
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須當照管。不要失了。

問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雙峯饒氏曰。前篇是汎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

何註云博施濟眾乃謂之仁思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或謂注疏志道三句屬已依仁屬人大有識見按此言背理不可從

已合此二者方盡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不舍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

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

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胡氏曰。藝亦日用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閒。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常翫物理。以

養性。

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始。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翫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

射御等註詳  
大學章句序  
小註

說得自好。○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  
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  
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  
連劍注襄尺并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  
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  
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  
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  
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  
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  
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  
心無自而入矣。詳味聖人此語而後以身  
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  
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  
罅漏矣。

問志於道一章古人入歲即教以六藝之  
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  
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  
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

朱子云游藝  
比上三句稍  
輕然不可大  
段輕說

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  
邪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  
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  
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  
意生熟滋味迥別  
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  
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  
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  
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  
仁之外而為放心矣  
或曰四項有淺深無輕重專重一件者非  
末句自是日用離不得的皆是做工夫處  
勿限定到依仁田地地方去做語意須要看  
得圓活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

脰庭上聲脯  
肉

修齊之修當  
從多脩脯之  
脩當从月月  
卽肉字與日  
月之月中二  
畫不連兩旁  
有別

擊贊同

乘壺四壺也

束脩一曰束  
羞一曰脩脯  
古作羞羞脩  
賸字竝通決  
知非約束脩  
身之說  
舉字下从丰  
久平非

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  
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  
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  
有以教之也

記曲禮下凡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  
鴈士雉庶人之贊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  
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椶榛  
蒲脩棗栗  
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贊惟記檀弓曰  
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  
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出境中則是亦有  
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贊也然比  
羔鴈為薄故曰至薄

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  
古禮也

南臯鄒氏曰自字是自己之自行是將奉  
之意上是進見之意夫子言人只不來學  
苟躬將贊禮而來吾未嘗無誨焉蓋發已  
之惡欲誨人之意也

或曰孫奕示兒編云觀鄭玄註論語謂年  
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  
脩訖無毀玷註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  
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  
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  
束脩厲節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  
子不陷於不孝註云謂束帶脩飾此說稍  
通然以脩為脩飾則是以束為束帶則非  
不若以檢束脩飾為正如鄭均傳云均束  
脩安貧太守劉般傳束脩至行皆同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辭色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

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或曰鄭註云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憤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按此註甚明曉反作反思與集註反證意別中洲金氏曰不啓不發不復見君子引而不發之妙凡教人最忌說盡故不啓發不復正欲進之憤悱反以受其啓發復也直說啓發復無益終不啓發不復者非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朱子曰未嘗飽亦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記之耳

卓菴張氏曰飽是聖人胃中事記者何從知之緣聖人只是一理臨喪既哀自不暇飽此固以理推之而知其然也即此可悟湯武革命人無弗信皆是此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

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

道

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遠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

武云此二條是鄉黨脫文以鄉黨記喪事止朋友死一條耳



哭則不歌此  
不待言惟遇  
歌而不歌然  
後見聖入之  
難

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虛齋蔡氏曰。註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  
也。若自家之喪。豈但是日不歌。自彼而言。  
則曰有喪。自我而言。則曰臨喪。  
或曰。孔子在衛。司徒敬之率。夫子弔焉。主  
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曰。衛  
鄙俗不習喪禮。煩夫子辱相焉。古者喪必  
有相。此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也。子張有  
父之喪。公明儀相焉。亦其事也。夫子食於  
少施氏而飽。以其敬也。食於喪側而不飽。  
以其哀也。伯高死於衛。計於孔子。孔子曰。  
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  
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  
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  
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則拜之。知  
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子於是日哭。亦其事  
也。記曰。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

弟 茂宗茂昭之  
雖有遺表張  
母亂命不可  
從

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  
墓。不歌。哭日不歌。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  
樂。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禮也。君子  
非處喪。琴瑟不去於御。故平日匡坐絃歌  
者。其常也。而是日不歌者。其變也。  
芑山張氏曰。集註中二不能字。最說得親  
切有味。此朱註善體貼處。○唐德宗貞元  
十三年起復張茂宗為左衛將軍。尚公主。  
先是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母李遺  
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  
有墨衰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駟馬起復。尚  
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卿何執此之  
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  
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  
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  
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愚按。哭則不  
歌。焉有母率而忍終嘉禮者乎。德宗下同  
委巷。不能推廣聖人哭則不歌之意。陷人

子於罪逆不孝之地。乖僻若此。尚可與之論人道哉。後世當以為戒。

註疏行藏與  
回同同字即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是相與之與  
朱子因之畢

爾有是夫舍上聲  
夫音扶

竟作許與之  
與為是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

夫子言道之  
將行將廢命

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也得之不得  
曰有命如何  
謂命不足道

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翫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聖人更不問命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命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耿直之向有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

藏易行難二  
句悖理

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

四書大全卷之七 論語卷之七

七

更全在無所繫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  
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  
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  
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不得○  
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  
霽則行潦則止  
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  
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  
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

此尹和靖語  
朱子謂其言  
殊有味見語  
錄

無固可見矣。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耳。東陽許氏曰：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於外，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有此可行可藏之道，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行藏意便自見。或曰：須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箪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顏子終日藏，從何處討一箇行來？夫子正就克己如愚中看出，他研幾觀變之妙。箪瓢內却藏禹稷事業，在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周遊皆本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

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

必與已同。

周禮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

因問而答與上用舍行藏各不相蒙

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  
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  
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  
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  
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  
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  
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事不成畢竟  
謀未盡分兩  
以說非是築  
室道謀終是  
謀誤非徒謀  
不成

見謝註不能  
無疵

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  
三軍者要謀既好謀須要成事人固有好  
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  
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好謀而  
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  
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  
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  
蓋閒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  
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  
慮慮字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  
之尤見精密  
朱氏公遷曰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  
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  
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  
以懼也  
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遜底人舍之  
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  
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芑山張氏曰。臨事二句。汎就平日說。不專指行三軍言。

卓菴張氏曰。臨事而懼。此行軍之本。然亦有不盡然者。魏曹王寇漢中。後主遣費禕

救之。將行。來敏求共圍棋。禕與對戲。無倦色。敏曰。君必解辦賊。既而魏軍果退。按此

與謝安對奕。皆矯情欺人。未可為常法。况長寧曰。蜀。叢爾之國。方向大敵。安可矜己

有餘。晏然無戚。禕性寬簡。不防細微。率為降人所害。所謂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也。

此論最深切。他如寇準。權呼飲博。所以安真宗之心。懾敵人之氣。不得不然者。豈與謝安費禕。聞變優游。以國事微倖者比哉。

○古今戰事。以驕敗。以懼勝者。不可枚舉。如昆陽之戰。一以當百。皆由懼以作氣。故

所向無前。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率情者敗。梁不聽。遂死定陶。可為明鑒。他若桓溫笮橋之捷。徒以鼓

更誤。嗚。進鼓獲勝。特幸焉耳。豈足恃哉。或曰。好謀而成者。漢高帝是也。謀而不成者。諸葛武侯是也。謀雖盡善。其成敗有幸不幸。孟子云。若夫成功則天也。此語須參看。但不可委命徼倖。自取覆敗耳。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

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

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

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

君子但不惡  
富貴未嘗有  
意求之也楊  
氏君子非惡  
富貴而不求  
礙理

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仔細看富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或曰：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不可哉。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

則其

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閤，固其扁鐻，不如開門發篋，示之以無有也。

泰州王氏曰：所好不宜實講，只是要反形取辱的光景。見得不如隨我自在，便不至取辱。當初甘心不自在者，只是好這箇富。富到底不可求。徒取辱，何益。集註徒字最有味。此意要緊貼從好說。

卓菴張氏曰：春秋時，齊慶封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未幾爲楚子所殺。愚按苟非其道，雖不求而富，猶不可恃。所謂無基厚墉，其傾也必。人亦安在其求富也。據孔子之言，則知富不可求。覽穆子之說，尤知富不必求。合觀之，富亦可以不言矣。

楚子靈王也  
事見魯昭公  
四年

戰 左傳皆陳曰

###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慎可見。或曰。註聖人無所不謹句。不立忽。然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幾微。是故慎之。

中洲金氏曰。慎齊須想聖人與神明合德。意不專在變食遷坐。恐神不享也。慎戰要得聖人。不忍尚戰意。不專在制勝必克。恐以國予敵也。總是兢業之心。自然如此。若想到利害禍福。裁慎便非聖人矣。

###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

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

金仁山云三  
月自作一句  
點  
史記說不足  
信不必採入  
集註

王氏云為作  
也。不圖作韶

樂至於此此齊也

張達善點本  
在齊句聞韶  
包三月一讀  
不知肉味句

蘇氏名賦說  
見論語解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

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

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

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是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九日至九

十一日便知肉味○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尚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  
新安陳氏曰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



以韶舞其最後歟  
中洲金氏曰樂至於斯非特后夔不能述  
季札不能贊即舜亦不自圖其至此惟夫  
子身在齊神遊虞韶在耳舜在心有語言  
形容不盡者非徒想像不如親聞也言外  
有深歎聖治不可復見不得與斯世共遊  
舜天之意只在樂音上說無味

○丹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  
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  
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

蒯苦怪反瞶  
五對反  
時孔子在陳  
不在衛集註

因注疏誤路

史謂孔子居

衛亦非

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丹有疑而  
問之諾應辭也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  
疑而問丹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  
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  
或曰孔子失魯司寇之後所數往還者莫  
如衛孔子五十五歲適衛居十月去衛五  
十七歲自匡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  
居月餘又去衛時孔子適陳丹有子貢從  
已而孔子以定公薨反魯而弔子貢歸始  
用於魯孔子五十九歲欲往中牟不果適  
陳去陳過蒲子貢從孔子遂適衛時靈公  
在位四十年矣公問陳不對遂行是歲靈  
公薨立孫輒晉趙鞅納太子蒯瞶於戚明  
年孔子六十歲齊助衛石曼姑圍戚是時  
孔子在陳不在衛也丹有子貢孔子問答

云云。師弟朋友之常。非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有所避忌之說也。何以明問答之在陳時也。是歲季桓子卒。遺言必召仲尼。康子以公之魚沮。乃召丹求。是日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是知靈公臨沒。孔子已去衛矣。在陳絕糧。此其時也。丹有問子貢。亦其時也。自後丹求用魯。不復從孔子周流。不得復問子貢矣。

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率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

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

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

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

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

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

饒雙峯云合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

辭所爾反

容齊隨筆云  
說者評較曠  
輒是非多至  
數百言惟王  
逢原以十字  
蔽之曰賢兒  
弟讓知惡父  
子畢矣楊中  
立亦云

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  
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或曰。衛靈公卒。子蒯瞶先已出奔宋。至是  
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固辭不立。乃立  
輒。晉趙鞅納蒯瞶於戚。輒立之。十三年。蒯  
瞶謀輒於其姊孔伯姬。遂如孔氏。劫孔悝。  
逐輒。輒奔魯。蒯瞶立。是爲莊公。莊公既立。  
晉趙鞅召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  
攻莊公。莊公入於戎州。戎州人殺之。衛人  
立襄公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師  
以歸。衛人立公子起。石圃逐之。起奔晉。輒  
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黉與大叔遺及  
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  
作亂。謀以攻公。輒復奔宋。卒於越。

子郢非讓  
懼禍耳此  
語最爲得情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而死。  
朱子曰。蒯瞶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  
避。就去了。今蒯瞶欲入子以兵拒父。是  
多少不順。議者以爲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  
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  
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爲得  
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  
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  
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裁  
傷著本心。則不仁。○問子貢。問衛君事。  
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  
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  
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  
豈無怨悔處只載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  
問哉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  
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  
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天淵。○問子貢欲  
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是父子爭國  
一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  
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  
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  
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  
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固為不是  
到此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  
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第一節須  
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  
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  
虛齋蔡氏曰丹有不曰仕衛乎而曰為衛  
君乎正當輒拒蒯聩時也○君子以同而  
異伯夷叔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

己。○夷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國  
本伯夷之國也。

觀終身忘  
天下益見衛  
君爭國之非  
論齊而及  
季札亦猶問  
衛輒而及夷  
齊也輒不及  
夷齊而札又  
過之皆不得  
其中處正可  
類觀

或曰。扣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稱於史  
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意伯夷自文王  
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  
不預折其謀。而直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數  
語。竟無能阻孟津之師。知其事謬誕。不足  
信也。○天下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  
而後有國。舊說衛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  
遜。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急。不在兄弟  
而在父子。夷欲遵父遺命。齊亦欲善成其  
父之治命。惟全父之志大。故寧可無君。決  
不可無父。如此說。則衛君之罪。無所逃矣。  
中洲金氏曰。當時蒯聩得罪於父。衛人既  
不以為君。公子郢又不肯立。若舍輒。則衛  
終無君。而衛祀絕矣。子貢以夷齊為問。非  
一爭一讓。可以反觀。正以夷齊交去之日。  
孤竹之無君。等於衛之無君。使中子不肯

君孤竹亦如郢之不肯君衛則孤竹不祀  
由於夷齊之去使夷齊微有怨憾猶以君  
國為重衛君罪尚可末減發問之意蓋如  
此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即愛父  
愛兄一點懇惻的真心夷齊只一去便覺  
此心快足無毫髮瞻顧中子之立不立孤  
竹之祀不祀皆非所計也由此觀之國雖  
不可無君君尤不可無父輒之據國以君  
據之也衛人以為當立亦君之一字誤之  
也天下焉有無父之君哉故子貢出曰夫  
子不為也言外見輒既無父不可君衛國  
意

卓菴張氏曰讓國賢矣然亦有不當讓者  
如季札之於諸樊是也吳子壽夢有子四  
人札其季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之札辭不  
可然後立諸樊諸樊舍其子而立弟約以  
次傳必及季子夷昧季札復辭位以遜其  
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刺僚而致國於

札誤在此自  
應心折

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春秋譏焉或問朱子曰胡康侯謂季札辭  
國以生亂司馬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  
分兩者安歸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愚  
曰不然季子當刺僚之後必不可以受方  
諸樊之以次及也必不可受此固義之  
彰明者烏有宗社安危之際可置之或然  
或不然之域哉使札辭而諸樊立其子則  
札可以無受既以次傳諸兄之心亦苦矣  
而又拒之是徒知立節潔身而不為宗社  
計安危也可乎且使札果能明君臣之大  
分則當諸樊之率宜懇辭諸兄告於祖廟  
扶公子光而立之既以安世嫡之心亦可  
絕禍亂之階庶幾天理人情之正而札之  
於樊真生死不相背負者也不知出此聽  
其次傳歷餘祭夷昧猶不為之正其世次  
使光得執辭以戕其君則吳國之亂非季  
子釀之而誰天下寧有始禍基亂之人而

當與舜飯糗  
茹草章蔡看

朱子云記者  
列此以繼衛  
君之事不無  
意在

謝上蔡云義  
而得富貴猶  
如浮雲况不  
我乎朱子云  
這是上蔡說  
得過當詳見  
語類

可謂之明君臣大分者哉。溫公之論亦可謂失權衡矣。季札蓋學夷齊而誤焉者也。愚故備論之。以戒後之學聖人而不得其說者。朱子每以季札與夷齊並稱。非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

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朱子曰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豈以貧富貴賤之異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富貴非指天位天職。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

數語見白沙  
學問得力處

只看中庸素  
富貴行乎富  
貴便知處富  
貴自有道不  
必麾之使去  
也

劉忠定名安  
世字器之大  
名府元城人

卒以學易豈  
成文理

史記帝王世  
系及春秋戰

國年月多失  
實安可證聖  
經

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  
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非  
新會陳氏曰。夫子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  
事物雖多。莫非在我。厭薄之心。何自而生。  
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  
此禮。天下之理。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  
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  
卓菴張氏曰。樂字照下不義看。全是不愧  
不作。暢然自得處。在其中者。無事他求之  
意。雖不黏。疏水亦不脫。疏水。但知可樂。初  
不知疏水曲肱之非富貴也。程子過為分  
疏。反覺着像。聖人處富貴。原非為富貴。  
中正有難盡責任。但聖人志在收世故。富  
貴之來。必不容却。若先有不義。則發足處  
便差。豈能淑人。此意與孟子枉己者未有  
能正人同看。講富貴須緊根不義二字說。  
若云吾樂自足。不須富貴。便說作荷蕢忘  
世一流。失孔子之意。小註諸家不抹倒富  
貴。極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加作假五十字作李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  
李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  
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

從心所欲不  
踰矩正是聖  
人深於易處

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  
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  
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  
而學也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  
於易則彬彬矣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  
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  
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  
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  
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  
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  
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

程氏外書謂  
易之書惟孔  
子能正之使  
無過差如此  
則無過不屬  
聖人身上說  
穿鑿甚矣

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  
覺軒蔡氏曰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  
消長所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人與天  
合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  
非自以為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  
之無窮而有俛焉孳孳之意耳  
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  
長之理而已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  
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  
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  
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  
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  
則人道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  
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  
或曰加我數年非加年歲須以工夫言  
中洲金氏曰或以河圖之數配合五十字  
悖理不可從愚謂此是孔子五十歲以前



說話蓋孔子五十知天命未必不得力於學易易與天道終始夫子由此而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過之無可知矣若至七十始學易以免過是知命耳順後猶有過也道理難通

卓菴張氏曰此節只是如不及意聖人身在易中猶自以為未盡正其精於易也○或問聖人學易如何曰大象備矣自強如天厚德如地其他因時以制立去惡而遷善在乎人自取耳聖人雖云學易其實只是用易觀六十四象各下一以字可見○愚嘗謂學者求益易中乃有損卦損於他處不可用而以處念欲則甚宜故理一也而用得其當雖困否可以成功不然泰至三而有陂豫方鳴而已凶悔吝之來豈不由已乎哉彼闇於自處徒以凶咎歸之天命自棄而已

芒山張氏曰明永樂七年成祖謂胡廣等

革除之事豈盡與革之時義合乎雖云應天其所以處之者不合於易多矣後儒誰見及此

非謂門弟子不可與言易但易書晚就雅言偶未之及耳

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領亦在虛心以翫之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愚按易理不盡於內君子外小人然人主不可不知此義其所以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在閑邪存誠不徒求諸空言而已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

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豈易春秋非正業乎

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書須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

始亦不可不講讀也。惟適張氏曰：此見孔子教人皆本古法，別無異義。且所常言不外於此，又以見夫子藏修息游，無非治心理性躬行實踐之事。言外更見詩書禮之理不亡，即孔子之後實一日未墜。孔子雖生於堯舜湯文之後，實與古為一者也。或曰：皆雅言也。一句非重複，只因學者見聖人言經，則以為經言不在經，則以為非。經不知三經皆聖人日用常言，隨舉一端不離乎是。故又曰：皆雅言也。寓提醒學者意。

卓菴張氏曰：言詩書禮而不及易與春秋，易者天道，春秋魯史天道，非可常言。魯史未經筆削，不若詩書禮之顯而易見。切而可行也。既云雅言自是不容泛及。朱子謂易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非學者正業。果爾，則孔子學易且為旁務，而春秋一書

真不免斷爛朝報之譏矣。學者詳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新安陳氏曰  
葉子僭王其  
臣皆僭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

者與

或曰公非王公之公謂楚子僭稱王故縣尹僭稱公非也縣尹去令尹不知幾何階級令尹不聞僭稱公而聞縣尹僭稱公乎况當時楚縣尹不止葉公一人何左傳不復聞有稱公者乎按說文父曰公蓋老而尊稱之辭如後申公蓋公之類若白公則

公孫之公此二公外楚無稱公者則知葉公非僭特當時民望之稱故能一入而定楚也

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發字下从  
弓从矢俗作  
發誤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

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

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

孳音茲

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申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年譜孔子時自陳如蔡自蔡如葉已六十

三歲

朱子曰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惹不著這

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

乎萬物之表

惟適張氏曰女奚不曰非責子路不對特

假子路以自言其為人耳三句皆感慨語

孔子生平為人豈肯如此自下只為世不

是我用僅有憤樂相隨不覺老之將至爾全

是歉然不自足意須平平說裁見聖人廣

伊川每  
其必力  
無然

知亦不廢  
學註不待學  
句誤

大無已處集註全體至極云云乃餘意非  
正解也聖心本無間斷不必以此三句為  
純亦不已之證  
或曰盡平生憤將去自有箇悟處到悟後  
只有一樂不知老之將至正形容樂之不  
已非憤樂循環之謂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

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

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

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

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朱子曰。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理會去。

虛齋蔡氏曰。此古字與信而好古古字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者。為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為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為禮樂名物之類。尹氏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亦實理也。

或曰。說者俱云我非生知。由敏求乃有知。聖人語意以者也。二字煞却求之不轉入。知上須見得聖人言求之不說求知。猶云我今尚在求之。實際著力有不能自己意。

###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

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

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

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屈伸往來之可

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

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

言表神而出之。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

伊川每遇怪異必力辯其無然無證之辯人必不信李充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皆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按此說似而非正義引此語舛

三者必有訓戒存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是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

象山陸氏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力

與尹子云有

非有目有口  
何異怪九矣  
象山語本此

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翫而不察耳。惟適張氏曰：語怪如晉師曠之辨石言，漢李尋之論鼓妖，皆得因事納諫之義。尚不悖聖教。他若張禹恐為王氏所怨，遂藉口孔子不語，詆斥一時言災異攻王氏者，使成帝悔過之萌，自禹而絕。幸釀新莽之禍，其得罪名教，可勝言哉。孔子不語有恐懼修省意，非置而不道也。宋真宗時京師訛言帽妖至，達旦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王曾令夜開闕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蓋妖由人作也。曾可謂善治妖矣。○魯莊公三十三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問內史過曰：何故？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使過以其物享之，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

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噐曰。虢其亡乎。吾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何土之能得。按二史雖語神。卒歸本人事。猶不語也。如晉惠公改葬其太子。謂太子訴於帝。以晉界秦而求秦祀。為狐突所折。乃復請。李徹晉侯於韓。則誣甚矣。卓菴張氏曰。漢成帝時。趙飛燕譖告許后。班婕妤詛呪主上。上考問婕妤。對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若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此亦得聖人不語神之意。北魏寇謙之奏魏主作靜輪宮。必令其高。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費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愚按是言與婕妤意相發明。獨

崔浩寇謙之。讀聖賢書。為國大臣。而持議若此。曾婦人之不如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老子云善人  
不善之師不  
善人善人之  
資與此章相  
發明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

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惑於前者皆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

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善固當從。然不能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或曰。三人者。友也。非途之人也。執途人而擇其就善。孰不善。豈能識人面而知人心。其於從改之術。亦疎矣。入則同席。出則偕行者。謂之友。六三之爻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蓋謂三人之中。必有損在焉。不若得一人而益也。此言益友貴專也。今日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蓋謂師不離乎友。能擇其善不善。則損益皆吾師也。此言能自得師。出門交有功也。要之。三人行。非指素不相認之

人而言也。或曰。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至於不善。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益近矣。為勸為戒。觸物皆然。有餘師也。亦何常師之有。惟適張氏曰。必有我師。句。宜玩。必者。必之於己也。我師。是與己親切處。凡人病藥。惟自知耳。下文善不善。亦須照我字說。若我不能擇從改。雖遇善不善。何益。汎說能自得師者。非。

卓菴張氏曰。擇善二句。盡古今師法。人能以。此為心。不必親見其人。雖載籍中。前言往行。莫非吾師也。○三人。但言其少耳。非二人。一我之說。寡之而一人。多之而千萬人。亦只此意。攝之而已。集註稍泥。

芑山張氏曰。明太祖命起居注滕毅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



皆可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戒耳。愚按人主以不善為戒。則從善愈切。用人行政。必不至與亂同道。太祖此言。所謂不善可師也。豈獨主善為師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仁山金氏曰。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弟也。

如是二字何所指集註因襲正義故誤為此說

問聖人見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竝行不悖也。

問桓魋既不能違天害已。何又微服過宋。中玄高氏曰。天命有所當安。人事有所當盡。使天命不能安。則遇禍之來。此心無主。徒倉皇何益。使人事不能盡。則觸冒禍機。亦立乎巖墻之下。非正命者矣。故必安命而。又盡人事。乃為聖人之道也。○范山張氏曰。天生德於予。一句宜含蓄說。不宜涉誇詞。言天生德於予。則天之所

微服正是聖人不襲天即修身立命處

以責予者不輕予之所以承天者必不敢苟豈遂褻天而自罹禍患乎桓魋其如予何語意蓋如此集註直云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非聖人語意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

集註三段作三解程氏作俯就之解呂氏作高懸之

註而朱子酌與中

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儻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嘗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間間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

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止與默之亦為教所

須知鄉黨所載不足以盡聖人

當知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者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所寓孔子於日用閒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屢書特書正謂此爾

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虛齋蔡氏曰與字對隱字看見其自不容隱也所與者就在作止語默之間是丘也言丘之為丘是如此蓋丁寧之意一說吾無行而不以示人者便是一箇丘在這裏亦見其實無隱也卓菴張氏曰無行不與是孔子指點二三子為學處二三子皆從言語覓夫子故不言便以為隱說箇無行不與正見二三子當從行上用功庶幾無往非教即無往非學也檀弓載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皆尚左按此雖我則有妙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按此雖與無行不與意相關然學步效頻至不識

以論語解論  
語不須更添  
注脚

左右何以爲孔子門人禮經中浮誣不足  
信多此類。○說箇吾無隱乎爾正見以我  
爲隱者徒自失耳無行不與只申言無隱  
之意知孔子之無隱則知孔子之無行不  
與矣緊要尤在無隱二字朱子小註重在  
未句特爲學者指點其實孔子只爲二三  
子解惑非自侈其教也  
芒山張氏曰看得天何言哉一節明白則  
無隱節不費詮疏矣此當於言外得之後  
儒泥此而不通彼往往刻舟求劍豈知道  
者哉

###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

信本也

朱子曰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  
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忠信者又立行之  
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  
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  
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  
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  
行忠信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  
得這箇道理不知行是箇甚麼忠信是箇  
甚麼所以文爲先又曰其初雖是講學講  
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  
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  
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  
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  
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  
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  
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  
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  
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

紫峯陳氏曰。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則只是三件。非四教矣。

或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之。非聖人有此四科也。且忠信一理。但有體用之分。岐而二之。可乎。

卓菴張氏曰。四教見聖人不煩科條。簡要直切意。文行忠信。雖云四教。實相首尾。文者所以制行。忠信者行之本也。非文無以制行。不忠不信。則所行皆虛。果可截然分

析否。忠信可二。四教非三。在學者融會耳。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

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未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

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

中洲金氏曰。恒字諸家就質言。非是。要看看註不二其心四字。蓋立心如一日也。恒即天地之不貳。聖人全此不貳。便至誠無息。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恒。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有恒。聖人不過操存省察。恒到盡頭處。必從君

子之。心。就是恒。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有恒。聖人不過操存省察。恒到盡頭處。必從君

子之。心。就是恒。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有恒。聖人不過操存省察。恒到盡頭處。必從君

子之。心。就是恒。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有恒。聖人不過操存省察。恒到盡頭處。必從君

子之。心。就是恒。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有恒。聖人不過操存省察。恒到盡頭處。必從君

古註云疾世無明君按此說無據

也。孔古註與上節不合為一章而後儒執拘穿鑿者謂兩子曰分明隔絕當析為二章不當以子曰為衍文按此說大注疏先以子曰為衍文

子善人說入者。君子是學問極高底。善人是資稟絕好底。皆作聖之品。以此繩人。皆謝不敏。若恒心世間那箇沒有。正委曲從人心上尋覓出聖真來。使人人從此培養充擴。則聖人可得見。而斯道有屬矣。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

**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勉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夸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則始終如一。故能有恒。今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恒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率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

泰州王氏曰。思聖人。不見而及有恒。并有恒也。沒得故末節深致意。不是立言主意。就要有恒。做聖人。末節不曰無恒。而曰難乎有恒。可見上三句。正反照有恒光景。若曰吾所思有恒者。豈若此哉。須含蓄有屬望意。勿作絕望語。

惟適張氏曰。亡爲有三句。非實指其人。乃設言以戒人之不可如此耳。此正聖人教人爲有恒處。有恒雖以質言。亦須明理。約情。方能保其固有。漸向上去。難乎有恒。緊

當歸重有恒  
不宜君子有  
恒並說

夏且燭

春秋一書寓  
釣弋作用專  
欲解網宥罪  
不可謂仁

承上三句說。乃望其不出此。而又惟恐其  
出此。全是驚疑不自保意。口中雖歎無恒  
意中只是望人有恒。勉齋說泥。  
卓菴張氏曰。通章總是思得聖人以傳道  
意。斯可矣。非得此便休之說。正為有恒君  
子皆可入聖。故思一見。聖人。是善人。君子  
成器處。善人君子。是作聖根基。孟子云。人  
皆可以為堯舜。兩斯可內。含有磨礱造就  
工夫。在。非但思一見已也。語意與必也。狂  
狷節叅看。若謂只得君子有恒。便自快足  
非聖人。當日語意。  
或曰。此章在聖人。吾不得句一截。得見君  
子善人。輕遞到有恒去。兩不得見。不可就  
氣數之衰說。須得勉人語意。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

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  
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  
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  
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  
者如此大者可知

新安陳氏曰。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  
可見其本心。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  
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  
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若夫子之不絕  
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  
公也。使夫子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  
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固人

此論足以戒  
近日士大夫  
之佞佛者

正論足以抑  
小仁排異端  
益見引史事  
與訓詁之學  
異

包註時人有  
穿鑿妄作篇  
籍者故云然

欲之私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  
飼獸而於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無  
情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  
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  
不同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次崖林氏曰聖人不網不射宿之心與大  
舜不虐無告文王惠鮮鰥寡同  
或曰只就聖心自然流出發皆中節處看  
謂聖人不得不取與謂聖人節取者皆非  
也合廐焚節觀之見聖人廣大氣象與天  
地合德處語意自活○此夫子二十一歲  
為乘田畜蕃息時事也記曰孔子居闕黨  
闕黨之子弟漁畎分有親者得多化其仁  
也夫子嘗謂子貢曰聖人之舉事可以移  
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  
之行也是以知夫子之釣弋矣  
惟張氏曰此春秋所以書焚咸丘也胡  
氏曰易稱王用三驅禮天子不合圖諸侯

不掩羣皆愛物之意也推此意以及物至  
於鳥獸若草木蕃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  
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按咸丘之舉非孔子  
不射宿之意故書譏之  
芭山張氏曰唐中宗景龍二年遣使之江  
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  
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  
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  
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月至網罟年滋  
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  
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愚按  
治天下之道不嗜殺而已苟不嗜殺則好  
生之德在其中仁民愛物自有等差豈必  
費財贖生哉使贖生可以拯物聖人宜先  
廢釣弋矣李氏論自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

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

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

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古有此語

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

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說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混看

上作事說與包氏與當從包註

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

曰只是作事又曰多聞須別別識善惡而從

見則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

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

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

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

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

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

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

得失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  
知其然而作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  
理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  
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  
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  
雖未及乎知之至然亦知之次也擇焉識  
焉而不知則其知將日新矣  
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

仁山又云善惡皆存與南軒反

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  
卓菴張氏曰多聞見兩句非徒求知正恐有不知耳承上我無是也說知之次也非謙詞猶云庶幾無妄作之病此是孔子一串意  
芑山張氏曰多見而識一句後儒無確解集註兼善惡言金仁山蔡虛齋皆依集註張南軒則專就善一邊而言愚按南軒說是蓋只說識其善語氣較直截明白不必兼惡言也  
或曰次對生知說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入門雖殊總是家人可追隨而上者故曰次硬分軒輕者非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

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唐音同牆答音阜

或曰互鄉當春秋時在陳蔡之間後名古廐里即今河南睢州舊以為魯地者譌也左傳狄人伐廐咎如註赤狄別種隗姓互鄉古廐狄種在陳蔡間其俗在未變於夏之時語言不通嗜欲不同故曰難與言○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鹿邑屬亳縣又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卓菴張氏曰正為難與言特地一童子來見此豈流俗人孔子正欲借童子作榜樣使互鄉難言者轉而可與言彷彿舜居深山見一善行若決江河之意門人何足語此○合孺悲節與此節觀之聖人造就人

材。如化工肖物。絕無一毫私吝。天因材而篤。聖人因人而教。無非欲其勸善止惡而已。無行不與。於此可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學疏解云十

四字自不錯

按此說是十

四字宜承上

順讀

集註依改正

次序釋五句

蒙引亦依註

經文自通益

人潔以下申

與進之聲也

參此兩疑畢  
竟不合本文  
大意

則又二字蛇  
足本文是順  
說不是推進

一層

京山之說與

南軒同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為已甚  
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俗惡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京山郝氏曰不與其退者進不果之意今來求見是進他日變節便是退吾今與其進耳豈與其退乎進退在彼與不與吾無心何必責人已甚雖往日為不善今潔

已來便可與。何必追問往日。保其必善而後與之。文義原無錯簡。或曰。與其進也。三句。緊著童子說。人潔已三句。推開說。翫人字。童子亦在其中。而所指則廣矣。

芑山張氏曰。南軒說是。存疑云。依張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是。林氏說誤。○後漢賈淑傳。郭林宗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卒成善士。按林宗誘進子厚。深得聖門有教無類之意。

淑字子厚

孔子為人。不欲仁藉口。仁遠以自覆。故言此以責之。非謂欲之。即至不待別加。

工夫也。須識此意。包註云。仁道不遠行之。即是以行字代欲字。便自有工夫在。

欲字說家。皆虛就天理。萌動處說。非也。得此說正之。饒氏說出。操存一層。補集註所少。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

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

有

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來也。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裁一收斂。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虛齋蔡氏曰。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

虛說箇欲仁  
便落空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仁者心之德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次崖林氏曰。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敬恕是也。

###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稍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胡氏曰。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昭公襄公之妾齊歸所生。襄公卒時太子子野立。三月而季魯人立。稍爲君。年十九。適有童心叔孫豹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

事見左傳襄  
於三十一年

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次賢義鈞則則。稍非嫡嗣且居喪不哀。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孫憂。季武子卒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孫於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如晉晉居公乾侯。季魯立昭公弟宋爲定。公諡法威儀恭明曰昭。芑山張氏曰。司敗曾中先有取同姓一事。見得昭公不知禮。故有是問。一聞孔子知禮之言。便發出下文一段議論。司敗持說非不正。但未識孔子答問苦心耳。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

巫馬期陳人而事孔子後

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為魯單父宰  
鄭康成因譌  
為魯人非也

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  
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  
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或曰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哀公十二  
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於吳故  
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  
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孫不絕放  
經而拜  
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  
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  
昏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  
蓋記於陳也

羅氏說見路  
史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  
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胡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  
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  
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  
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  
可掩者

或曰羅氏泌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肉  
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昏姻禍福之階  
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昭公娶吳死不書  
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呂后  
之妹歸於呂平此何可據王莽嘗言姚嬀  
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為宗然至宜春  
侯女則遂以為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  
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陳矯劉頌  
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  
以為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為昏禮  
律不禁劉緞既昏劉疇大常非之則更以

為鍾出鍾離胡同胡母單復相昏不以共  
 本為悔於是貽書下壺以謂堯舜之昏正  
 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  
 荀崧遠以為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為  
 後世亂倫無禮之魁邪而禮傳又有上古  
 五世通昏與商人六世相昏之說豈非小  
 人冒禮者之自為地乎愚按羅氏此論甚  
 正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  
 通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  
 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  
 而納司空枕女以為姓同源異周室之後  
 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猶咨張卓而  
 後昏王伯璵鄭康成高弟而亦為子稚賓  
 納王處道之子杜佑乃亦有商以上昏不  
 隔同姓之說凡皆悖禮傷教之甚者也獨  
 昭公娶吳乎哉  
 巴山張氏曰魏文帝太和七年始禁同姓

平女事見晉  
 平公八年

為昏按元魏入居華夏事事慕中國聖人  
 之教而此禁尤用夏變夷之較著者若  
 唐之太宗高宗聚鹿弗恥蓋將胥人類而  
 入於禽獸其罪蓋逾於魯昭以視魏文又  
 何如哉

卓菴張氏曰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晉嫁  
 女於吳則同姓之昏非自昭公始春秋於  
 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也  
 司敗獨以為昭公罪豈未聞春秋之義歟  
 惟適張氏曰宋神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  
 小人之黨乎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綉  
 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黨雖  
 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  
 名言至哲宗朝遂有洛蜀朔之分洛黨程  
 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蘇軾為  
 首而呂陶王覲等為輔朔黨劉摯梁燾王  
 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尤眾惟呂大防  
 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元發滕甫字也

帝以問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小人亦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未幾楊畏首叛大防而君子之黨為小人傾陷馴至南渡遂以不振滕甫之言不亦信乎

芑山張氏曰滕元發言君子無黨是矣然自三黨既分羣姦得伺隙排擯而公著純仁輩又欲引用姦邪曲示調停其勢率不相容徽宗惑於報復屢嚴黨禁天下事益不可為然則程蒙劉梁諸人皆所稱君子之徒也而皆不免於黨其始僅意見抵牾門戶角立耳豈意其流禍人國至此極哉故君子無黨非無意必固我者不能軾寘勿論若願者不逮明道遠矣後之君子天下已任不可不以宋事為鑒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註云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

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

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

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

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

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

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

按吳強時他國不聞同姓



通昏姻朱子  
特爲原情之  
論與春秋大  
義不合

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  
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  
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  
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  
其非矣  
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  
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  
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  
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  
失前對之本意故但引己之過而心然娶  
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  
辭氣之間其天地之造化與  
吳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  
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  
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  
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  
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

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  
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  
遂無昏姻之禮何以爲萬世法哉  
或曰取吳失禮昭公未嘗不知蓋駕子以  
諱姬繫吳以爲宋此正昭公是非之心未  
敢自泯滅處孔子說知禮隱隱從昭公諱  
同姓一念見他良心不昧却微寓規諷意  
非阿私回護也惜司敗不解此  
中淵金氏曰聖人說苟有過人必知之寓  
意最深婉使天下知吾過而思吾之過所  
由來則禮自明於天下此正聖人愛禮苦  
心語氣與上文不即不離妙在全不黏帶  
娶同姓○丘也幸句因司敗此等議論是  
千古公案一毫掩飾不得三代直道猶存  
末季隱寓爲世道幸爲人心幸之意須知  
此過是改不得的或云幸而得改非也

有公之過亦  
然可以例觀

詳謂首尾節  
奏之備

四書大全卷一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此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或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記云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爾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嘑

朱子曰今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

見夫子不是  
以然而歌實  
與性情相表  
裏道與教皆  
寓諸此

或曰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夫子所謂歌歌三百篇也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也君子非處喪琴瑟不去御非是日哭未嘗不歌也夫子一生終食造次顛沛無非弦歌也及門諸子進退出處無非弦歌也春秋大夫聘享宴會必歌樂章以相贈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此聖人無日不以弦歌為教如子路鼓琴奚為於丘門孺悲欲見使聞於取瑟無非是

也。子與人歌而善，謂兩人歌也。夫子以風雅頌教人，而與之共歌也。善者能知風雅頌之音，得興觀羣之意者也。與則人我同聲，善則聲氣相應。此曲之一終也，必使反之。謂人獨歌也，反者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之，反不善不使反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所謂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使反則無相奪倫，必反則無懷不罄。此曲之二終也。而後和之，謂子獨歌也。和者，辨六書之異同，察五言五音六律六呂八音八風之邪正而行之，以太和元氣導之，以發情止義。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小人聽之以壹其志。所謂雅音也。反而後和，則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此曲之三終也。歌曲以三終為節，此夫子弦歌之實事。詩教之大成，傳之當世，而沒世思焉。宋儒善與人同之說，略元聲為微事，左矣。詩之時義至大，而墨子非之，謂不喪

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君子何日聽政，小人何日從治。晏子亦非之，謂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此愈以知子與歌之大也。而雅言詩書，必以雅音益可思矣。正義云：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其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按正義衍古註最簡當，而集註不用，非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

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

行如孔子乃云全未有得可乎孔子嘗自言學不厭

不如丘好學此豈是全未  
有得朱說文略謙而行極  
謙謝說文不謙而行謙皆  
非語意通論語凡所謂自  
謙之辭者亦未可爲定論  
也

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

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

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虛齋蔡氏曰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

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仁義一一體

之於身見之於事也此雖聖人謙辭足以

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在所緩行難在所

急也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實躬行君

子是也

次崖林氏曰躬行君子是渾成語謂躬行

之君子也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卓菴張氏曰此節終是重行輕文意文字

一讀莫吾猶人語雖婉而意實決隱然有

不屑置力意此句只是引起下文未之有

得非因文以厲行也輔氏謂不廢其文殊

覺畫足合第十四篇德言章觀之自見○  
未之有得內有汲汲求得意硬說夫子能  
文不能行者非語意最宜活看集註全未  
有得四字尤泥  
惟適張氏曰唐羣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  
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  
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  
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  
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按太宗此語得  
孔子重行之意足爲後世人主不務德政  
專修文辭者之戒惜太宗言有餘而躬不  
逮耳宋徽宗時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  
諤以徐中行應中行聞之盡收其所爲文  
入委羽山避之或問之曰人而無行與禽

獸等使吾得以入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按中行逸士也猶知徒文為恥後世文不逮古而媚世取寵無所不至豈復知有躬行之事哉

稱弟子自回賜以下言也所謂亦步亦趨瞠乎其後者也

朱註說為不是學說不能學不分仁聖學誨最是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名說之字以道清豐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

此說得朱註  
意

嘉善陳氏曰。聖是言人品。仁是言心體。仁是聖之所以為聖處。聖是仁之充滿其分量處。  
或曰。夫子雖不以現成仁聖自居。而即曰為之。正其實用力於仁聖處。教人由不厭倦入。非謙辭也。公西華正見得不厭倦。乃夫子仁聖之實。非人所及。  
卓菴張氏曰。橫渠云。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按橫渠此語。可謂善言孔子者。愚嘗謂聖人無異能。但為其所當為者而已。為其所當為。故聖不自聖。謂之聖人者。由眾人不能。故推而名之也。使人人皆能為所當為。何聖凡之有。此意與橫渠相發明。集註專指此章為孔子謙辭。與晁氏謂無以率天下之善。必以為誨自處。皆非語意。

疾甚曰病  
誅力軌反說  
文引作諷

小荀子云天  
人之際所由  
來漸矣故履  
霜堅冰非一  
時也仲尼之  
禱非一朝也

五祀見王孫  
賈與靈節小  
註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

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說文病疾加也除惡之祭曰祓會福之祭曰禱告事求福曰禱

厚齋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六辭六曰誅是也禱疾亦累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

雙峯饒氏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

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

朱子曰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詔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祈禱

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

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

中玄高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

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丘平生兢兢業業恐獲罪於天地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

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丘之禱久矣若曰聖人

素行已合於神明則是自負其聖以抗神明也豈聖人之心哉

或曰理數相錯而鬼神靈理數合一而人靈謂之曰久則自未疾以前既疾以後與

今日方疾。無一息不是禱之時。非謂平素已禱。今不必禱也。須得夫子寡過未能之心。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若謂未嘗有過。無善可遷。非聖人矣。不是拒子路之禱。只自表其禱之心。○風谷通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筭不從桑林之祭。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灾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潛夫論云。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天。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耳。至於天命。未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僅可解微過耳。設有人於此。晝夜侮慢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遷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按此二說。與此章相發明。足以解未俗禱祠之惑。因附識於此。

卓菴張氏曰。五代時災惑逆行。入太微。齊有司請禱之。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灾若在我。禳之奚益。魏文帝太和間。久不雨。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惟當責躬。以待天譴。按此皆得孔子不禱之意。足為後鑒。他若子產知辨駭臺寶沈之祟。不在君身。而又使晉祀夏郊。以釋黃熊之夢。則亦未為知道者矣。惜哉。芑山張氏曰。明永樂四年。成祖覽存心錄。顧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風未成禮而退。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耳。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



一時致虔。豈有獲福之理。由成祖此言推之。不積累善行。禱亦無益。聖人所謂禱之久者。正在平日躬行。上加工夫。非自謂不與反躬。而居易俟命之學。正己而不求於人。起見哉。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裁奢便是。不孫他自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次崖林氏曰。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步說。

孫去聲

春秋防微杜

漸以此孔子

作春秋亦只

是維持各分

禮與其奢也

寧儉猶是論

禮中之奢儉

也。禮失而為

奢為儉。不復

有禮存矣。奢

儉再失而為

不孫。為固更

不復有禮存

矣。故夫子不

曰禮而直曰

奢儉。舍禮而

論俗。恫乎不

得已之辭也。

意在言外。

或曰。此是一直話。不用轉折。言奢必至於

不孫。不若儉之僅止於固。故與其不孫也。

寧固。是惡奢之意。非斟酌較量語。○何謂

不孫。管仲鏤簋朱紘。臧文仲山節藻稅。是

也。何謂固。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澣衣濯冠。以朝。是也。

芑山張氏曰。奢儉關君德甚大。儉愈於奢。

固也。然有儉於此。而失於彼者。雖躬行節

儉。無補於治。如漢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

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

器。可謂儉矣。至寵幸鄧通。賜錫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則是儉於其身者。所得

少。而耗於嬖倖者。所失多也。又帝雖稱賢

君。雖小疵不足掩大美。然視古之克勤克

儉。不邇不殖者。則相去遠矣。後世人主。當

以漢文濫賞為戒。

惟適張氏曰。明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

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

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僭侈。閭里小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奴僕賤隸。往往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愚按此亦奢則不孫之失也。太祖明禮教儉。使知等殺。則奢僭遏而名分定矣。然小民服食居處之踰越。奴僕賤隸之橫肆。非獨閭巷之過。抑亦官司未有以制之。欲杜小民僭竊自公卿大夫始。欲間官邪自朝廷躬行。始湯之克儉。文之卑服。卽田功蓋其本也。不然禁令雖嚴。風俗日侈。所令反所好。民豈有從之者哉。

又推入一步說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

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於人故坦蕩蕩。狗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理本自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徼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

虛齋蔡氏曰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心廣體胖此只作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較深。

卓菴張氏曰坦蕩蕩就心上說與內省不較。看若外來事變則君子之憂患較

三者一時並見非時溫時厲時寬之謂

甚於小人。孟子云：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孔子曰：患不知人，患其不能也。皆未嘗諱言憂患。然憂患處正，見坦蕩。本領如文王、姜里、周公、東山，莫非憂患。然蒙難正志，易道以明。公孫碩膚赤，易几几，依然坦蕩蕩也。○君子憂患中，有樂意。小人安樂中，有憂患。此在君子，小人得力受病處，看非他人所能喻。孔子直是推見至隱耳。

###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

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翫心也。

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一偏之論。或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此雖是說聖人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亦當如此。矯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

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或曰此與溫良恭儉讓一例只是一箇夫子門人見得他像是如此又却如此極力摹擬畢竟形容不盡

後學方爰發較正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

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大音泰長上聲復扶又反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

大王因有翦  
商之志二句  
此集註承譌  
之過

際謂二代交  
會之間

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  
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  
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  
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  
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  
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  
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

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  
後乃尊為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  
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  
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  
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  
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  
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  
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  
自號為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  
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  
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  
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  
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

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大王因有翦商之志。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大王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土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幽之時。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泰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子。足以有國。况因周邦之舊為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其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朱子曰。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

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去其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際。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君臣之義。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金山仁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修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二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之言。又考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

此論足正朱子之謬詩但言翦商後人妄謂有翦商之志則是莽操大王也可平

蒙引原本泰伯若從大王翦商之志一句留千古疑案故以泰伯不遁四字易之  
金仁山以劉

敬公是傳此說屬路史誤

證集註也

雙湖胡氏曰。大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  
與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殷始亡。且武王  
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事。非但  
不出之於口。亦必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  
賢子孫。有傳位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  
延耳。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詩稱實始  
翦商。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大王。以至武  
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大王始  
耳。非謂大王真有翦商之心也。  
虛齋蔡氏曰。泰伯不遁。則天下為泰伯有  
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  
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曾以天  
下讓也。  
或曰。自泰伯迄孔子。追論時已八百餘年。  
其事久遠。夫子慮其湮沒失傳。特表而出  
之。亦春秋大書特書之義也。三以天下讓  
之說。所傳不一辭。劉敞謂一遜王季。二遜

文王。三遜武王。此說非也。或謂泰伯不歸  
赴父喪。以史周本紀吳世家。並無明文也。  
於是王肅鄭玄以採藥而去為一讓。不奔  
喪為二讓。斷髮文身。示不可用為三讓。而  
孫盛非之。以為如是。則讓迹已露。何以云  
無稱也。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  
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周天子之  
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  
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  
為己後。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下叶從  
四海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似也。而泰伯  
則未嘗不赴喪也。劉敞更為之說。謂窳荆  
吳以讓。歷讓。歷以有昌。讓昌以有發。讓仁  
人者一。讓聖人者二。似也。而泰伯之去。在  
文王生時。武王隔世也。謂讓文可。謂讓武  
則未也。朱子引儀禮一讓為禮讓。二讓為  
固讓。三讓為終讓。似也。而不求事以實。是  
猶東向讓者。三西向讓者。再之文。而非實

也。其實云何。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將卒。令季歷讓位於泰伯。伯三讓不受。古公卒。季之吳告伯仲。仲從季歸。發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刑餘之人。何得為君。季知其不可而受之。說詳吳越春秋韓詩外傳。由是而論。則知泰伯歸赴喪而卒。復去吳。乃泰伯三以天下讓之實也。向使泰伯不歸赴喪。先是父未卒而驟君吳。是衡父也。且王季未立。讓德未著。伯仲非久處於吳。歸而復入荆蠻之俗。未易孚悅焉。得遽奉亡公子而君之。則知泰伯君吳。必歸赴喪讓王季後事。如是而三讓之說。始不誣也。泰伯之讓。正如文王宜有天下而不有天下。不待如武王果有天下。而後為有天下也。是泰伯三以國讓。實三以天下讓也。非謂三以天下讓弟姪。謂三以天下讓商王也。讓王季者。國也。

讓商廩辛以下諸王者天下也。孔子發論之情。在殷周之際。而不繫乎一周。在天下之大。而不繫乎一國。在二代之君臣革命。而不繫乎一家之父子兄弟。如夷齊臧札云爾也。曰三以天下讓。讓殷也。謂泰伯先周而服事殷也。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武後周而未受命。猶以天下讓也。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言周不。言文王蓋隱寓乎泰伯之至德實開其先。武王之未受命。實繼其志。而周之大和元氣深遠。不獨在文王之能終守西伯也。此則夫子殷人之思也。或曰。泰伯知歷賢而昌聖。立之為君。則道濟天下。故與仲雍俱逃。是為天下之故而讓之也。非大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也。亦非大王欲立季歷而逃也。又非逆料文王能革命而讓也。按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而敷道中興。歷祖庚祖甲百



文王深識泰伯之意故以

服事殷武王十三年以前亦欲成文之志猶然不忍忘商也

餘年間。皆殷之盛際也。今註云大王之時。商道寢衰。何也。且當嘉靖殷邦之日。而遽萌翦商之志。大王之不臣。豈在莽操下乎。又云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似非臆說矣。然按春秋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不受。則是古公未嘗不明立嫡之義。亦未嘗必欲立昌也。大王欲傳位季歷。及昌。此何所據。若云子發克商而有天下。夫子以是稱其以天下讓。尤無稽之甚。自泰伯逃吳。迨仲雍至周章。凡五易君。而武始代商。蓋在百有餘年之後。泰伯安能逆知殷紂無道。武王必賢。而以天下讓之哉。向令泰伯明却侯封。陰辭大業。自處於忠孝。而陷父弟於叛人。此迂險之尤者。若之何以至德稱也。然則夫子稱之何也。曰此惟聖知聖也。惟古公之義甚正。泰伯之讓甚深。此夫子所以稱之也。曰三讓何也。周之傳三世。商遂亡天下。夫子追論

之詞。其實伯之心。欲讓之於無已也。曰無得而稱。何也。凡讓者。有推有受。則有可稱。託採藥而去。王季亦以為長兄。不反。不得已而嗣位耳。況其它乎。泰伯之讓。自在父子兄弟之間。雖大王王季。皆不能識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人誰知之。語云。陰德其猶耳鳴乎。泰伯之謂也。孔子尚論泰伯之意。後世皆不得而知。無惑乎眾說之紛紛也。卓菴張氏曰。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大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以讓季歷。愚按。我世當興之語。特後人令高門問我。後必有興者之意。曷嘗有翦商之志哉。朱子采古註。妄增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兩句。遂起千古之疑。夫以大史公好奇輕信。猶不從左氏之說。以上誣古公。

而朱子輒據左氏浮夸之辭。橫入古公於獄。豈聖賢垂訓之義。史記云。蓋王瑞自大。王與。其為詩家追敘張大之辭。無疑。朱子不察其實。遂證成左氏之誣。豈知馬遷已屏而不錄哉。諸家但以本紀觀之。亦自知集註之誤。又不必紛紛置辯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蕙。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

玉篇畏懼曰蕙。亦作諛說。文思之意也。廣韻絞縛也。玉篇繞也。左傳杜預注切也。

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虛齋蔡氏曰。勞。蕙。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蕙。亂。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典起也。偷薄也。○張

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

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

子以下當白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

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

此處宜圈截分章。爾雅偷佻也。說文苟且也。亦作媮。廣韻薄也。天子亦云橫。樂說未敢決。然以為定。

吳說是張子一條不必采。

遠之意相類矣。說近是。

雲峯胡氏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忠厚之至也。芑山張氏曰：唐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賊免。上以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朕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去。愚按：故舊不遺，可也。有罪而私之，則不可。魏徵言可法，須就不私故人處推出。親親之殺道理來，又須識得君子雖不幸，大義滅親，如周公之於管蔡，却無損篤親本心。若曲意阿徇，則愛之適以傷之。君子不為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特與上平字對。

虧行即虧體  
非兩層

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新安陳氏曰：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虧也。

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時，方得自免。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恁地戰兢。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簣之意同。或曰：曾子平日戰兢，只為這一箇念頭。臨死方了當，不但謂手足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與刀鋸修辱何異？○說而今知免，見一息尚存，猶恐不免耳。煞是何等持守。或曰：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簟，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即童子所謂華

而皖者也。禮寢簟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簟。歟。非謂此大夫之簟。非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簟。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為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簟。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簟也。倘大夫士簟。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於將死。而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信如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子之見。皆出一童。

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易。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惟適張氏曰。吾知免。夫語氣甚婉。非斷然自以為必免也。始終一如。臨如履之意耳。若硬說知其得免。便似工夫有歇手處。與所謂死而後已者。刺謬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孟敬子即武伯之子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卓菴張氏曰：言善，非謙辭，特以見所言之可從耳。正丁寧之意。小註輔慶源云：氣消欲息，故反本言善。迂泥不可從。輔氏將謂曾子未死，果氣盛欲熾，所言皆不善乎。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

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

此即集註舊說

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鄭康成註動容貌三項就

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

心應說謂人不敢暴慢欺詐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皆穿鑿不可從說家有謂鄭註最當者謬甚

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

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修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

禮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

朱子曰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

其事為輕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

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

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言之卓菴張氏曰不可以遠暴慢鄙倍近信為

道道字在動正出之前惟其動容貌便遠

雖與註異然理不可易

暴慢云云。所以見道之可貴。道即正心誠  
 意之道。意誠心正。則見於外者。自與凡眾  
 不同。三矣字。皆作自然。已然說。人不能如  
 此。便是裏面工夫。有闕。曾子此語。正欲敬  
 子。溯流窮源。從本體上用功耳。  
 或曰。事字。須看得大。不可說道。重事輕事  
 無非。道所謂無小大。無敢慢也。此正事神  
 治民大關鍵處。有司存。見得人。任事有恭  
 己。無為氣象。君子能貴道。正以其能無廢  
 事。全節只一氣說下。上數句。是正己。籩豆  
 二句。是任人。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允釐  
 百工。庶績成熙。皆在乎此。若云。職要不  
 必。侵官側重。道字。非是。○籩豆。雖屬事。而禮  
 在其中。如大夫五俎。四簋。以為限管。仲鏤  
 簋。以為濫。大夫祭器。不假。薦不美。多品。庶  
 牲。不踰牲。皆籩豆之事。必恪必慎者。非僅  
 儀章器數之末而已。事在宗祝。有司禮在  
 大夫。循法稟制。則有司之守存。而禮存。踰

禮  
 人任事事  
 心民之說  
 其然重視  
 之意一

是而人不  
 是方謂之犯

馬融扶風人

分。越。度。則。有。司。之。守。也。而。禮。也。一。事。耳。品  
 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繫。豈。可  
 槩。委。有。司。不。必。過。而。問。哉。周。禮。大。宰。籩。人  
 掌。肆。籩。豆。之。實。醢。人。掌。肆。豆。之。實。賓。祭。喪。禮  
 上。下。有。章。職。之。宗。祝。有。司。罔。敢。僭。踰。此。則  
 所謂。有。司。存。也。故。曾。子。示。敬。子。以。籩。豆。之  
 事。欲。其。致。慎。於。此。無。踰。大。夫。之。籩。豆。恭。以  
 德。禮。教。大。夫。也。此。二。句。與。上。動。容。貌。等。一  
 例。分。輕。重。說。者。非。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  
 校音教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



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或曰夫子嘗言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故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又曰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此道惟顏淵得之朱子曰犯而不校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問從事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

龜眉庚切音  
萌齧人飛蟲

只涉說不必  
如集註分貼

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雲峯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厚齋馮氏曰曾子比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與於此然顏子與曾子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或曰上半節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日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虛提事在前面因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溢於言外若無若虛從好學引到虛心上來形容他心事不是推原口氣龍溪王氏曰顏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罪於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非也

我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答我。此乃報施之恒。所謂出爾反爾。烏得謂之自犯。正須自反。以求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芑山張氏曰。舊泥註。惟知義理無窮。屬能問不能四句。不見物我有閒。屬不校一句。

愚謂註不必泥。曾子全在顏子心上。想像一番。有若無二句。直指出顏子心事。犯而不校。又從若無若虛中。描出處逆一節。來說總。是說他克己無我。曾中無毫髮障礙。

小註雲。峯說得之。○唐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

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

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按穎達斯言。雖未

能盡帝王之學。後之為人君者。亦足以戒矣。○宋韓琦嘗言。小人不可遠。當求處之

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

不是己。是則是在己。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愚按此言。深得不較之意。益見反求

工夫。不可忽。正不必與之較耳。即如洛蜀分黨。貽害宗社。亦自相較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

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

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

託說文作佗

集註本正義

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或曰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周禮疏地官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

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杌猶能保輔幼孤維持百里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

此二義

虛齋蔡氏曰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避也託孤寄命分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諒陰聽於冢宰季任為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為優死者為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二可以字說來不必說到死處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何可拘定

芑山張氏曰惟不可奪方見得可託寄上兩句下一句不必分難易說朱子小註不可從詳見辯略○蒙引看大節與集註異集註節字對才看就君子身上節操說蒙引只就事變言蒙引說是○君子人與二句須想他處變能常的力量方時勢危疑人皆措手不得獨君子神閒氣定不失拜颺喜起氣象殉國報君總是根性情學問

兄託寄不可不讀  
何王十名時  
言為王

發出。來極懇切。又極委蛇。不露絲毫鋒芒。才人志士。皆未易及。○與字也。字是贊美。咏歎不盡意。非先疑後決之詞。集註不可從。○此節上三句。皆兼才德說。兩可以字。正是審量權衡處。兼人品心術在內。集註專以才言。非也。如操懿之流。未嘗無才。謂之可託可寄可乎。卓菴張氏曰。託孤如韓厥。程嬰之於趙武。王成之於李燮。李震之於陳逸。胡騰之於竇輔。皆始終不負者。他如陳世祖以伯宗託孔奐。踰年而廢為臨海王。唐太宗以高宗託李勣。贊成武氏之禍。幾移唐祚。晉高祖以重睿託馮道。肉未及寒。奪之子以與姪。其棄義背命。何如哉。此雖三臣不忠之罪。抑人主不知人之過也。其有付託得人。制命非義。徒兩敗俱傷。如晉荀息之傅奚齊。趙肥義之屬王何。雖死不失節。奚益乎。至於季友知醜叔牙。而不知先除慶父。卒

衛太子名據  
後證戾

之子般受弑。竄身鄰國。則才不逮節之失也。趙盾舍世嫡而迎公子雍。非穆嬴有棄言之責。將使靈公不立。則節不及才之過也。故知託孤之事。非才節兼者。不能有功。而無罪。乃若齊桓屬孝公於宋襄。襄公殺無虧而立之。遂使中國無伯。夷狄薦居。于齊一盟。至今稱憤。則終之。又不如其違也。益信託孤者。宜慎擇其人。受託者。宜詳審於義。義所可受。則當委曲求成。以終所託。如其不成。以死殉之。可也。若隱默苟且。阿私所好。其不身敗名辱者。鮮矣。可不戒哉。惟適張氏。善漢丙吉受詔往治衛太子獄。心知太子無事實。時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無輕重。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尚不可。況親曾孫乎。○者。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乃載皇曾孫與史良娣母

養之。昌邑廢。入承大統。是為宣帝。按。吉。此舉。雖非受託。孤之命。而立意較然。視大節。不奪者。何異大抵人臣當國家危亂之際。義所當為。不可不以非君命而不為。若丙吉者。可法也。它若魯文公次妃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適立庶。則託者受者。皆失之矣。春秋詳書於策。所以為後戒也。○東漢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病沒。幼孤續始生。數旬。善撫之。卒振李氏之宗。事與丙吉同。尤足以媿人臣之負託寄者。詳見獨行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止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擔子重而道路遠也

或曰弘毅惟無私者能之有私便狹小便易歇息工夫全在克己弘毅是心體却須涵養中來

芑山張氏曰註弘毅分承重遠既不合理雖程朱之言必不可傳會朱子小註云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蔡覺

軒云弘易失之不毅毅易失之不弘便似弘毅二字各有病痛在內此說尤謬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

謂遠矣

正申明不可不弘毅意

醫家以一呼

吸為一息

人晝夜一萬

三千五百息

不分說是

陳氏此說明  
確

天託只當錄  
程子此說弘  
而不毅可刪

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  
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番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也毅則欲其不息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虛齋蔡氏曰看集註必字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道遠未靠在此士者用功處說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久弘毅之實一也或曰弘毅只是一箇心自其有容處謂弘自其有執處謂毅仁只是一箇心之德自

其擔荷處言任自其率履處言道道遠只是足任重之意死而後已只是足仁爲已任之意弘而不毅何以任重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本文只說士必弘毅乃可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弘是心體不是度量若說度量便著在氣上說了毅即弘之有終道遠即任重之到頭處

###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

###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恭主一身言敬主一心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己節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惟適張氏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功講學

之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其子說與何忌於孔子使學禮焉以定其位由此觀之則禮之能立人也明矣

###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

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

見平聲和法

四書大全卷八  
論語卷八  
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  
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  
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  
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  
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  
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  
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  
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  
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

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  
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  
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  
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  
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  
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  
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  
以成之。○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  
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與此心



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與於詩。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與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眾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與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後樂。內則先樂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音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

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斯須不和。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

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

朱子曰。譬如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立成。所以有先後也。○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不麤。久久自然養得和樂。

出來。○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問三者。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

虛齋蔡氏曰。語錄謂禮指文。樂指本。非也。集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為本。不見全是文解。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音十二律。不見全是本解。大抵詩禮樂皆在外。○興立成。皆以己能者言。謂其興也。得於詩。其立也。得於禮。其成也。得於樂。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時猶未及乎立也。至於立。則真有是善。實無是惡矣。立猶是自守。至於成。則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無所事守矣。此三段自始學至於成德者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  
 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  
 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  
 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  
 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茅象呂切音  
 叙與杼同椽  
 也椽椽實也

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  
 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眾  
 狙皆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  
 眾狙皆笑而悅。  
 朱子曰：民但可使之由耳。至於知之，必待  
 其自覺，非可使之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  
 循理，及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  
 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

遂不復由，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  
 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  
 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  
 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  
 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  
 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  
 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  
 箇與他解說。○不可使知之，謂凡民爾。學  
 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  
 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  
 也。○理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所  
 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  
 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  
 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  
 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  
 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  
 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此後世  
 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

須知暫亦不可欺

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惟適張氏曰。不可使非戒詞。乃使由中。苦心無如何處。正見民不可不使。由也。使由兼教養作用在。非架空驅率之謂。或曰。知乃民心自得之理。斷無使之之法。非防其智多也。○知與由。只一件。但知俟他自會。不可使他知。使由正隱。隱使他知。不可使。藏在可使中。此意須說得隱躍。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

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

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小人亦有不  
能教養者當  
有制御屏戮  
之法單說教  
養則偏矣古  
帝王已亂之  
道不止此

無所容即程  
子吾黨激成  
之意

即此可得除  
姦防亂之術

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為而致亂乎惟適張氏曰宋元祐間呂惠卿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邪按此深得為已甚意然偽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薛季昶劉

益見程子車  
言教養者有  
疾

時昭宗為宦  
官劉季述等  
幽居少陽院  
孫德昭等誅  
之昭宗反正  
故亂等欲盡  
除宦官



頭敷恐漏  
而不密也此  
法萬世可行  
併其黨除之  
尤見詳密

忠宣名純仁  
即仲淹之子

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則去草不去  
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為辭也在審其  
輕重緩急何如耳  
芑山張氏曰唐昭宗時以軍國事委崔胤  
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  
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  
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之對曰今若不擇  
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真之於法然  
後撫諭其餘擇謹厚者使之為之長有善則  
獎有罪則懲則成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  
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  
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  
則彼機應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  
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  
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矣上深以為然按  
崔胤於宦官疾之已甚此韓全誨所以劫  
帝西幸也偓不欲盡除此曹非養姦長慝  
恐已甚召亂耳○宋英宗治平元年內侍

任守忠有罪竄蘄州知諫院司馬光論守  
忠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帝納其言翼日  
韓琦出空頭勅一○歐陽脩已簽趙槩難  
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  
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  
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擗行琦  
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瞻錫等悉  
竄南方中外快之按琦此舉非不疾惡特  
處置得宜使姦黨不得行其計耳○按宋  
甚而亂自熄去小人者宜以為法○按宋  
史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  
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  
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  
文正餘風頗識國體故欲薄確之罪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之已  
甚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伯溫此  
論自正但愚意治天下者與其寬待小人  
於既敗之後懼其亂而薄其罪莫若慎防

發明大義見  
經術不是濶  
迂無當

甚言驕吝之  
不可一旬宜  
既勿在周公  
上生議

甚言驕吝之

小人於始進之日使禍亂無自而生夫疾  
之已甚聖人所戒病其徒疾惡而無以制  
亂耳豈姑息養姦之謂哉  
卓菴張氏曰防小人於始進之日此論誠  
是但小人在位者須相時過絕或招之  
散地或令其自沮使不至於妨賢病國而  
已甚不可磯激生亂也○商任沙隨之會  
垂戒於春秋病已甚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既有周

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

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

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

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也

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己所有是吝

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  
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

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

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  
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

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

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  
或曰才美至周公極矣但有一毫驕吝之  
心便不足觀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要  
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人  
家國用人行政一味恣己聰明直恁前去  
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為才美所害關係  
不細故君子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  
有小人之才者從小人之才發也  
惟適張氏曰宋羅點孝友靖公或謂天下  
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  
雖過人果何取哉按驕吝者皆由心不正  
也苟能正其心何驕吝之有羅氏此語深  
合孔子論才之意○嘗聞孔子讀易至  
益喟然歎曰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  
有決之子夏曰學者不可以益乎曰非道  
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  
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凡持滿而能久  
者未嘗有也由孔子此言推之有才而驕

吝非惟不足觀凶或害之矣它如齊桓伐  
楚伯功甫成遂有侵陳之舉叛者九國唐  
莊宗自矜取汴高氏入朝謂將佐曰新朝  
百戰方得河南乃謂於十指上得天下矜  
伐如此誰不解體吾無憂矣凡此皆足為  
驕吝之戒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  
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  
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  
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  
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朱子曰解不  
至作志稍通  
李南黎云至  
只從原字非  
必馳逐聲譽  
之場哉心到  
其地便是至  
王勸學說非

許謙謚文懿  
元處士

少墟馮氏曰只為志毅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為而為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於志人第不思耳。其山張氏曰不至於穀不是枯槁忘世只修其在己無務外苟祿意二程類語云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如此看穀字與小雅戩穀式穀穀字同未免穿鑿。卓菴張氏曰許文懿教人內外殫盡惟不教人科舉文字曰此義利之分也庶幾學不至於穀之意○不至於穀非理明守定者不能蓋外之榮利薰其心內之饑寒迫其身加以小才動希大作一日之間其圖迥起滅者不知幾何矣況三年哉且士有恬淡自守不妄營進者世必共鄙為無能嗟乎此聖學之所以不復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

好學之功

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

篤信好學能窮理盡性妖壽不貳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守死善道死不死無變塞也窮達治亂綽有餘裕次節正終身守死善道事末節就他不能守死善道見出他不能篤信好學處本註纏擾之其



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以有一闕焉者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見賢  
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

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不入，非徒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

朱子此論深切有味

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

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

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

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

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辦得篤信守死底

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

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

藏也

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

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

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

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

出處之分哉危邦而亂邦而居雖死不能

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

或曰。次節要摹寫學守作用意出。汎說隱見者非是。末節兩恥字在不學人身上看。言內省有愧也。無具恥道之不立有具恥道之不公。正激發人好學善道處。卓菴張氏曰。通章以好學二字為主。篤信者好學之本。守死善道者好學之用。次節或見幾明決。或藏器待時。無非從學問中來。末節之恥。則皆無學者之所為耳。集註既誤以守死為篤信之效。善道為好學之功。而於次節又槩舉兩句言之。按次節超然世外。初無死地。何必以守死為言。至末節無道富貴之可恥。正以無可行之道也。使有可行之道。如孔子所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何恥之有。而集註專責其無能守之節。皆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失

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

閒只得守此次崖林氏曰此只是不侵越職分之意謀

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

紫峯陳氏曰集註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然溫公欲除給事中之問而

伊川竟不言何也須更有說或曰謀計謀也計其善否因革而見諸行

也惟在位而後可若孔子之答丘賦閔子之論長府是議也即不在位亦使得

次崖看謀字分曉

此說與註異姑存之

擊音志睢七  
余反

朱子語類云  
程子以反魯  
為定公時誤  
矣按反魯既  
非定公時哀  
公時又安得  
師擊也

白衛反魯豈  
在擊適齊之  
前新安此說  
亦誤

或曰。天下惟不在位。可不謀其政。未有在位而不謀其政者。此正戒尸位非戒出位。總要人稱其位的意思。

### ○子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擊魯樂師名擊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

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

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故樂

之美盛如此

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

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

或曰楚辭註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

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

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

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擊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擊適齊

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

魯次之。擊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虛齋蔡氏曰關雎一詩在詩為首章。在樂

則為卒章。故曰亂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或曰。子在齊聞韶。在夫子從魯昭公孫齊之時。師擊在齊時也。子語魯太師樂在定

公用夫子治魯。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夫子自齊歸魯。即師擊從齊適魯時也。太師擊適齊。在定公十三年。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魯。師擊仍自魯適齊。羣樂官皆去。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在哀公六年歸魯。以後詩書既刪。禮樂始定。蓋哀公九年。孔子六十歲時也。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時樂始正。雅頌始得所。追思其人而感歎之也。夫子方絃歌三百篇。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使仍得師擊其人。被之入音六律。不更洋洋大觀也哉。故還思其在官之始。作樂之盛。有如斯。而今也。何謂關雎之亂。關雎為詩之首。百者。必自關雎始。關雎為樂之卒。頌者。必以關雎終。清廟明堂之間。份之會。亂以關雎。所以明王化之業之由集。風教之攸關也。史記曰。雅頌之

也。亂以為風始。正謂樂之卒章。乃詩之首音也。

次崖林氏曰。曰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是詩櫜括通篇之義為亂也。或曰。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比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閒。所謂閒南。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則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竝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大抵聖賢語。只是平說。無一可

添造扭合解亂為卒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韋昭又云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睢為四節變更之首亦可通也  
卓菴張氏曰洋洋盈耳不可專說美盛中。有慨歎意追思始時之盛正以歎今日之衰也語意與射不主皮一節參看極口讚誦者非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

不知之矣

侗音通 慥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

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作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慥慥是拙模樣無作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

卓菴張氏曰狂侗慥慥不可作實說猶云將以為為狂而又不直將以為為侗而又不愿將以為為慥慥而又不信總是揣摩籌度形容其人之間劣譎幻無可捉摸無足比數之意三句只作一人說方於吾不知之句相承小註陳潛室既誤以上四字為實指其人而新安又有氣質氣習之分皆非也

陳荀勇反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  
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哉  
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  
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  
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必  
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亡然既如不及矣  
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  
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  
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  
無中立之理不日進必日退如不及者如

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芑山張氏曰集註宜細看人之為學二句  
雖就用功言而心在其中蓋離却此心功  
亦無自施耳其心猶悚然一句從用功內  
提出箇心字正見用功之心如此非如不  
及言功而遺心猶恐失言心而遺功也蒙  
引淺說上句專以功言下句以心言非是  
或曰總是形容為學之心見學者當如此  
不必分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  
是怕落後非既得恐失也精神全在如恐  
二字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  
以位為樂也

不相關句註  
與意涉膚

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裁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

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虛齋蔡氏曰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以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

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也

或曰以位為樂庸俗之見也不足以形舜禹不以位為樂憂勤惕厲賢者之見也亦

不足以形舜禹不以位為樂矣就中又不張皇鄭重不似匹夫而有天下者乃足見

舜禹之巍巍耳若看做恣睢虛無則又非也○有天下不與譬如太虛未嘗遺天地

萬物而實無一物不與故無為而治不與故行所無事

註不以位為樂非是

睢音誨恣睢

暴虐於放貌

與睢鳩之

音從且異

或曰由今思當日天下若郵遞然以為可以託天下故託之而不疑此舜禹所以有天下之由也以為有可以代天下一旦舉而代之而亦不疑此舜禹所以終不有天下之由也捨身入寺自為禪詔亦無以天下為也看破此等方見得舜禹有未嘗草

草處

或問學欲時見吾心生意如之何湛甘泉

曰在不以己與物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不以己與之也不與則無所蔽無所蔽

則嘗與天地萬物一體矣嘉善陳氏曰秦漢以來人主不以安天下

為心以有天下為樂與之也不與則可以授他賢與則己子之中猶有予奪扶蘇如

意皆以不終蓋始皇之威高祖之雄不能保其子與之害至於如是禹德不及舜

分量然爾不在禪繼之間若此念有差尚奚云聖夫子獨以傳賢傳子者竝稱不與



正義則訓法  
朱註代以準  
勝正義

其旨微矣。不然。舜之忘天下。豈待闡揚而後見。斯語也。是發禹之幽。不是光舜之顯。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朱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或曰民無能名謂百姓也帝力何有於我是也○大哉處與則天隱隱相關而蕩蕩

二字就則天內提出一意無兩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集註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言堯德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

註深看無能  
各淺視成功  
文章非是說  
到治天下不  
落空

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虛齋蔡氏曰：民無能名，此是堯與天同其大處，非謂德之所施也。況此德字就君德言，下文云云，特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其餘難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或曰：此章要說得切實，今皆說得玄虛。明說有成功文章，而今必言此其麤迹，其無可名者自在，使聖人近實之言，翻成影響。可歎。○看為君二字，此章所謂德者以施諸治者言也，非僅一身之德也。大哉二字，乃一章總冒，下文巍巍則天，蕩蕩難名，與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每句形容堯大集註。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功業文章而已。不思蕩蕩無能名，是說其廣大不可名言。非謂其幽深不可見也。秦州王氏曰：成功文章指堯德之顯者，可以見堯，不可以名堯，不可名是，不可指一作以名之，非隱於無迹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勿軒熊氏曰：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

顛施隻反天  
於沼反

邑姜武王后  
太公之女

亂直之切音  
池與治同理

也又直吏切  
音治義同

詩云薄汗我  
私是也

此說與輔氏  
異仁山說得

之

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  
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  
治內或曰亂本作糺古治字也

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汗  
謂之汗則亂之訓治久矣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  
大姒也雖詩曰亦右文母  
仁山金氏曰按朱註皆作治亂曰亂夫能  
治亂即謂之亂則能去惡即謂之惡能去  
害即謂之善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  
亂字云然其失久矣按古文尚書德惟亂  
否德亂上治字从爪从系从乚取以手理  
絲而有調理也下亂字从亂加乚與亂字  
似遂誤以亂為亂耳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吳氏程曰唐虞  
至為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  
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  
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  
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  
才之難得也

吳氏程曰上係武王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以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闕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着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際開人才之盛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三分有二只夫略言之不必如此分界說集註雖本註疏亦不足信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

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

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

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

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

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

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

為一章

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幽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

或曰一說只

為突添文于

二字便接不

去故強生枝

葉

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克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此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安得謂之至德哉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西川尤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人心也蓋文王之德人所敬慕紂亦知之故用為三公雖紂左右亦必傾心焉獨崇侯虎與飛廉及五十國之君忌之耳紂雖不能行其道然見其小心和敬既囚而旋釋之且以為西伯不獨闕天之獻贖也其伐崇伐

密戡黎亦是盡西伯之職以服事殷之事使紂能改過文王必見用雖武王周公亦必為殷良臣共安天下寧有征伐之事乎惟紂不改而益甚文王又沒武王大公老矣度無有能安天下者故遂因人心及時為之即復商舊政以安天下是皆無一毫利己之意故文王事殷武王伐殷分量不同其道一而已矣或曰重尊周上說三分節承上言有周撥亂之人才固足繼唐虞交際之盛有周恭順之君德亦無忝唐虞揖遜之美正上下相足之意非泛無謂也於斯為盛就才之分量上較非就數之多寡上較○通章皆贊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德見周才所自愈見才難所以贊周之盛也才德竝提者非若倏而引武王之言倏而贊周才倏而引文王以貶武王聖人發言安得如此前後顛倒

此語足其集  
証之誤

中玄高氏曰。此言文王為西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征伐之。是為率叛國。以事紂也。三分天下有二。是言人心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非真畫地而分也。紂尚為天子。荆梁雍豫徐揚。固紂之土。宇版章。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兗冀。固亦有人心。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非矣。且當時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為十州。又何如分乎。儒家拘泥強說。乃如此。卓菴張氏曰。有二事。殷明屬文王事。下文專言周德不及文王者。見文德關係周家。不僅為一人之行。正見文王之德之至也。周自泰伯一逃。皆疑大王有翦商之志。文王出而克守臣節。始終不替。能使祖宗無疑似之嫌。子孫無慚德之懼。是文王之德合前後祖孫而一之。故不曰文德。而曰周德。

之德也。此春秋書國之義。小註馮氏僅以為對殷言者。非也。且以父之事殷者。為德。則其子之觀兵商郊者。其於忠孝何如乎。不曰文王。又所以為武諱也。聖人之言。微而顯。婉而盡。如此。或曰。本文不言文王之德。只言周之德。有二不言文王之德。只言周之德。須識得聖人論贊周武王之德。只言周之德。須識得之德。謂自后稷公劉大。王泰伯。王季。王之猶。久。臣節。末受命。故曰周之德。至德也。不專指文王也。贊武而先之以舜。舜繼堯之志。述堯之事。武善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不同。而一時得致治天下。武征誅有天下。雖下之心同。則猶然同德也。先儒武王非聖人之論。徒以其才有治與亂之名耳。不知以德論之。較周於虞。自有若合符節者在。

孟子所謂後先一揆者此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才非不盛。然武所恃以有天下者。豈獨以才哉。蓋亦以其德而已矣。武王立。十一年。東觀兵。至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還師。居二年。紂惡不悛。乃始伐紂。則是十三年以前。皆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年也。諸侯非不早會。大王泰伯。王季。文王。非不可以有天下。至於武王。非不可以。早。有。天下。而武王猶然。未受命。戎衣一。南。巢。之。志。服。事。猶。南。河。之。德。也。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通章俱專。就武王。說。信。如。集。註。所。云。武。王。與。文。王。相。背。中。庸。言。纘。緒。繼。志。皆。妄。語。耳。何。以。至。今。稱。達。孝。哉。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罅虛訝反

黻冕獨稱祭服非謂黻止是黻膝亦非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表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

朝音潮與音嶺

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

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鞞

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

白虎通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

侯赤紼大夫葱衡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

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為名

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

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厓是也○周禮考工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闕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澮澮深廣皆八尺與夏制當不異也既用

定經界又旱則潴水潦則泄水也○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蓋因

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縱橫以通往來所以正經界時蓄洩備水旱之計也

厚齋王氏曰禹盡力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乎古也以水佐耕者

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

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

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

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

紼黻同葱青色衡佩玉之衡也



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或曰秩宗典三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典樂入音克諧神人以和致孝乎鬼神也非止謂粢盛豐潔也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以至黃收之冕通乎虞夏致美乎黻冕也非止謂祭服而見鬼神事也食哉惟時播時百穀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烝民乃粒盡力乎溝洫也遂人稻人省耕省斂巡守之所首事也此總見禹在宗廟朝廷邦國祀羣神臨百官養萬民儉德出治因時制宜處嗚呼禹之明德遠矣

東陽許氏曰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真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奢僭極矣夫

子蓋嘗救之然矯枉又不可過正故稱禹為法與墨子之宗禹異矣

或曰通章不是汎說豐儉適宜須在相形合論處說不宜各分析看兩事合而閒生

比次衆善而合之有并美而無缺陷裁見禹無閒處蓋克勤克儉禹之明德人咸知之

之不知禹若止是一箇儉德便遺漏不周全便有可議今禹雖是儉却只儉於自己

口體而於人神所當豐處未嘗不極其豐便絕無可指閒處矣看菲飲食三句各以

而字串下語意便自有輕重可見○陳紫峯淺說云盡力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已

力而不吝於豐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按此說得之

鐵樵武氏曰此節不宜汎贊禹功德總見禹傷父殛雖有天下痛自貶損所不容已

者事神治民耳如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皆有天下分內事無敢少忽溝洫

盡興逆切音  
號傷痛也俗  
諸下从皿誤  
當从皿

四書大全卷八  
一語卷八  
一項尤。是禹。幹。盡。初。心。莫。或。違。暇。處。自。祇。  
承。舜。禪。以。來。殫。竭。心。力。不。負。所。託。却。終。身。  
有。盡。不。自。安。之。意。首。尾。兩。無。閒。然。俯。仰。追。  
歎。贊。其。德。而。傷。其。志。語。言。形。容。不。盡。非。尋。  
常。頌。美。之。辭。也。或。以。為。帝。降。而。王。德。無。閒。於。  
有。天。下。不。與。或。以。為。帝。降。而。王。德。無。閒。於。  
堯。舜。俱。非。聖。人。當。日。語。意。兩。禹。字。宜。重。看。  
卓。菴。張。氏。曰。孔。子。取。禹。全。在。精。一。執。中。可。  
質。鬼。神。可。俟。百。世。非。徒。以。豐。儉。適。宜。為。無。  
閒。之。實。也。況。當。時。風。氣。未。開。生。養。未。遂。衣。  
服。飲。食。自。有。不。獲。過。於。豐。美。者。至。宮。室。禹。  
受。舜。禪。皆。仍。其。舊。何。足。以。盡。禹。孔。子。舉。此。  
特。就。其。顯。而。易。見。切。於。民。物。者。以。示。人。耳。  
集。註。所。以。無。罅。隙。可。議。與。楊。氏。夫。何。閒。然。  
二。語。皆。泥。  
惟。適。張。氏。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全。是。  
不。忍。剝。民。自。奉。後。世。如。宋。仁。宗。饑。思。食。毛。  
近。臣。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周。主。尚。儉。

約。服。布。袍。漢。高。怒。蕭。何。治。宮。過。麗。差。有。其。  
意。它。若。梁。武。帝。日。食。菜。果。廟。祀。麩。為。犧。牲。  
階。亂。侯。景。身。殞。臺。城。宋。高。宗。郊。祀。宿。齋。處。  
隨。宜。用。蒲。席。青。布。不。事。侈。大。獨。誤。信。汪。伯。  
彥。秦。檜。始。終。以。和。議。敗。莒。紀。公。恃。陋。不。修。  
卒。致。覆。亡。則。又。得。罪。聖。人。之。甚。矣。善。乎。明。  
太。祖。議。立。宗。廟。社。稷。司。營。繕。者。以。圖。進。見。  
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  
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于。古。  
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  
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  
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  
宮。室。但。取。完。固。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  
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  
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誠。者。書。於。殿。壁。又。  
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  
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覽。觀。豈。  
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

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  
 予以侈麗。但構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  
 取文石。能不厲民乎。太祖此念深與禹合。  
 宮室如此。衣服飲食可知。至廊廡殿壁。徧  
 書格言自警。又漢唐諸君所未及也。  
 芑山張氏曰。洪武七年。西番酋長以所造  
 蒲萄酒來獻。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  
 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一己之欲。必  
 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蒲萄酒。使者相繼  
 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  
 中國自有秣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却之  
 使無復進。又嘗言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  
 口腹累人。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  
 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愚按禁奢靡。却貢  
 獻。皆聖祖愛養斯民之意。視禹菲食惡衣  
 蓋後先一揆者也。○二十三年。遷元帥康  
 茂才為營田使。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  
 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  
 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  
 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  
 農工。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  
 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  
 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送迎奔  
 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委任  
 之意。愚按設營田司。以備旱潦。以裕國用。  
 猶之盡力溝洫耳。太祖此二事。皆可為後  
 法。

後學余維樞較正



